

花前合掌

许冬林

惊蛰一过，楼外花开一日繁过一日。这繁，是繁丽，是繁密，更是繁忙。

春风里闭了眼，仿佛有无数个姑娘，红裙翠袄，在那里理扇，展屏，放下罗帐……花开里，春有了层次，有了深度，有了动静，有了节日的仪式感。

但这个庚子的春天，仿佛立于险境。闭门不出，日日楼上俯看花开，常生隔岸之感。这个春天，因为疫情，花开分外有远意。

楼下有几株玉兰，立春时，那一个个赭褐色的小花蕾儿像打点好的包裹。一树的蕾，像是千百名整装待发的兵。那时，我默立窗边，想着花开时，我一定可以堂皇下楼，堂皇在花下流连，花阴下打盹，把春光过得像词牌名“醉花阴”。

困居楼上，一边读书，一边等。等着等着，那窗外的玉兰花瓣便一日日胖起来，毛茸茸的花梗处吐出一笔一画的紫色来——是紫玉兰。那些紫玉兰，亭亭直立于枝间，每一朵花儿都开得似乎特别有信仰，它们心意一致，齐齐朝着天空打开花冠——花开，总令人增添希望；春天，到底是春天，不曾漏下这一笔重彩。在这个疫情还没解除的春天，在许多人还奔忙于抗击疫情的战场时，此刻看着花开，格外令人感奋和慨然。

楼前有一条细细小河，河边一排临水的垂柳。也是立春前后，那柳柯还是深色的，静默的，像一枝枝搁在砚边的细笔。春雨春风里，迷蒙的水汽里，柳柯一日日醒来，一点点吐绿。那绿，起先像细小的雨点儿，打在水面上，后来便荡漾成一大圈一大圈儿的绿。我站在楼上阳台边，看那不断蔓延伸展的绿色，竟觉得那柳也是花儿了。

柳是绿色的花儿。
我这是“看碧成朱”了。是因为这个春天是狭窄的，足不出户，所以看柳成花吧。一点点生长的绿色，都能唤起潮涌的春心。

想起去年春天，在城南公园，是晚上，路灯下和两位体己的友人散步。一路走过，春风澹荡，春草在脚底蓬松柔软，我们碎碎说着人间日月光阴。彼时，一树一树的海棠花正盛开，在头顶，在肩边。粉色的，白色的，累累簇簇的垂丝海棠，在月光下，在路灯朦胧的光色里，开得浪花飞溅。我和友人纷纷掏手机，拍月下海棠。

此刻回想，已经又是一个春天了。想必，今春的海棠也一定如约盛开，甚至比昔年更盛——人间到底还是风光如画，阴霾、风霜、冰雪，各样的磨难总也挡不住春的步伐。

在这个春天，我常常抑制不住地流泪，为深处疫难中的同胞。

暗香

张建春

幽幽的，一绺香气浮动，淡淡的，难以刻入记忆中去，我靠近，忽忽的又消失了。闻香识花，我还没修炼成。是何花，我并非想闹明白。

暗香是一种状态,更是一道风景,随意驻存、随意去才好。

我是在一条湍流河边,领略到浮动的暗香的,已是秋天,能开放的花朵越来越少,何况是夜晚里,传达香味的花就更是屈指可数了。

河边野草丰沛，绿色和枯燥并存，月色落在草尖上，薄情的铺开，似乎透着无数的孔隙，香气就是从这些孔隙中渗出的。我试图找出香源，拨开草窠，瞪大眼睛，终是没有结果。

月下花开。一蓬紫红的扁豆花。一棵矮人枝头的飞蓬(显然她

过了节气)。一株勃发有力的紫薇。一朵老态的蜀葵。一丛灿然的美人蕉。一枝鸢尾花。一蔓野豆花。一丛翠竹,翠竹无花,叶也如花样……

秋天的花仍是热烈，花语絮絮叨叨。显然，淡淡的香气，不是她们传送的。

我忽略了什么吗？苔花如米粒，也当牡丹开。是或不是，难有定论。

牡丹虽美,但无香气,我知道。但凡张扬的美丽,总无好气息。有点绝对,可十有八九。丹桂小心,香意浓。茉莉洁白,香情密。例子可以举上很多。

暗香来自何处，不去管了，还是好好地享受一番，才不辜负大自然的造化。我停止了所有的动作，让心静下来。暗香浮动，是惊吓不得的。

花色多,各有各的活法。美丽的不香,有香气的都藏起来,都活活泼泼。人又何尝不是,有人爱热闹,有人喜安静。我就是喜欢以静制动,卧在一隅,享受时光的流逝,哪怕屏了呼吸,发发呆也是美好。动和静都会产生气场,动的香气张扬,而静味往往是暗存的香味。

下午,我去一阅读空间参加作家说书活动,一入门,静气扑

致敬，青春的脸庞

陈先平

凝视着荧屏里的你
却怎么也看不清你的模样
防护服藏起了你青春的脸庞
透过眼罩
依然读懂明眸里映照的青春激昂
没有惆怅没有泪光
青春激荡的自信与坚强

让我去！我上！
我年青我能扛
面对危难
青春的胸膛里迸发蓬勃的力量
听声音，我猜你与我孩子应是同龄
孩子啊——
你一定要当心
那可是舍命相搏的战场
叫一声孩子我已泪雨夺眶

你们真的还是孩子
花一样的年纪就该是花一样的青春
曾经是这样爱惜自己的一头秀发
哪怕掉落一根哪怕有一丝走形
都会嗟叹一阵矫情许久
曾经是这样在意自己俊俏的妆容
追求极致不在乎别人笑你“臭美”
可此时
出征号角吹响
“臭美的你”像变了一个样
剪去秀发没有一句商量
罩上脸庞依旧灿烂阳光
与毒魔决斗与时间赛跑
白衣当战袍武装胜红妆

请别把镜头对着我
我怕妈妈在镜头里看到这样的我
防护服严严实实罩住了我的模样
但遮不住妈妈寻找的目光
离别时我的神情没有伪装
一如往常
我自信我坚强我不喜欢泪光
就这样妈妈也一样是牵肠挂肚 心抓狂
请别放出我的声音
战斗已让我的声音失真
我不想让我本是甜美声音这样示人
等击退瘟疫等春暖花开
我想以最美的音喉唱一首歌
唱我美丽的青春
唱我战斗的凯歌

不要给我们标上90后00后的标签
不要追问我们这个年龄
该不该能不能扛起
成年礼一过我就是国家公民
更何况我身上还有这身军衣
危难当头披挂出征
本就是国民的本份
更有军人誓言铮铮
钟南山院士八十四岁
我们喊他钟爷爷
在我们心目中他更象队伍里的战士
为国担责为民请命
他在我们心中青春同龄
看那一支支出征江城的队伍
战袍遮住了年龄
挡不住奔跑出征的身影
青春是成长的记忆
记忆是奋斗的青春
让这“逆行”多一些灿烂少一些悲情
青春的队伍是激昂奋进是高歌凯旋
擦去的是汗水逼回去的是眼泪
春天里
我们用青春写下冲锋的诗行